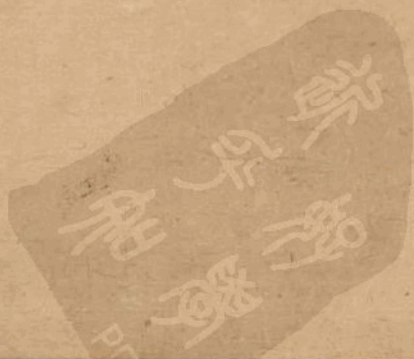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爲疑欽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喜怒衰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

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爲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耶

達道達德一章婺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爲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
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
但不當專以此爲說却無總統耳

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
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
通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
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爲道鬼神
之爲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爲疵也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思本意兼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今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道若果不可爲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爲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爲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

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著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

智仁勇須做有輕重者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固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爲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字下不得矣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舉一二以證之要之此章說得常不快人意也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破乃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爲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爲爲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

或是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彊牽合爲一說也脩道之謂教
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
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爲此設教之
曲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
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先生注
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中庸
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有頓放
處此意亦好

良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
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仁字之義孟子言心

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他已具別說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爲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徃徃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喻敬當徧以警告常所與徃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徃徃又却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慤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

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

答呂伯恭

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湏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爲據便謂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爲長恐文義不安帖似硬說也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胃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胃中之說然則非爲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列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

也試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
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
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
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
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
純熟不及高明以爲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
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
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
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
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胷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
事業橫在胷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
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
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畱在胷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
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
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
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
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
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
誰毀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論常有過
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所謂矯枉過正

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之復以見教爲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今既爲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覺伊川以爲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亦正引此相難蓋不

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腳却稍牢固，未敢便離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畧，專爲章句之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

養忠厚，革澆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爲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

見外書胡氏所記

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

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

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爲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